

陈香梅



往事知多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參事知事

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往事知多少 / (美) 陈香梅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6

(百合文丛)

ISBN 978-7-5399-3749-6

I. ①往… II. ②陈… III. ①陈香梅—散文集 IV. ①K837.1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4903 号

书 名 往事知多少

著 者 (美) 陈香梅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责任校对 米 兰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40 千

印 张 18.25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,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749-6

定 价 27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《往事知多少》序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
往事知多少。
小楼昨夜又东风，
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
雕栏玉砌应犹在，
只是朱颜改。
问君能有几多愁？
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！

——李煜《虞美人》

我要写的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人的故事，但平凡的人有时会有很多不平凡的遭遇，这些遭遇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或好奇，甚至对某些追述有似曾相识之感。我相信我这半生的经历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可能也是其他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人的偶然际遇。动人的故事总离不了人世间悲欢离合；但在动乱时代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时会比名人烈士的事迹更为悲壮，更为感人。气壮山河的伟绩当然可以惊天地泣鬼神，但个人的喜悦哀伤，有时也是历史片页的写照。为此我追述我自童年至中年的许多生活片段，与亲朋读者分享我的笑与泪。

我相信我这半生的经历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可能也是其他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人的偶然际遇。

时序流转，想动笔写这本书已不是昨天的事。我惆怅了很久，给我最大的鼓励的是一位我挚爱的人。我们相知十年有加，但聚少离多，每期小叙就如惊鸿一掠。春去秋

来，花谢花开，又曾留下了几许惆怅；但旧欢如梦，无处追寻，只有纸上墨迹，还可以稍记雪泥鸿爪。

男女之间只有爱情而没有友情的定论是非常牵强的，只不过男女之间的真友情比较铭心刻骨，有时其深度能超越爱情，因为它既不受时空的牵制，也没有灵肉的困扰，达到无我的境界。为了珍惜这份真情，我把这生命旅途难忘的幸福，穿插在其他幸与不幸的日历中。

这本书虽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却也是许许多多曾经触动我生命的人们故事。写别人的事不难，写自己的事则大不容易，在这片段的文字里，交织着欢欣与哀愁，得意与失望；但诚如我答应过这位朋友的，纵然有一些漫长而愁郁的冬天，我应试着回忆那许多个美丽的春天。

我们有的时候定然想知道，若能回到过去某段特别的时光，重温旧日的往事，会是什么滋味。虽然总有些片段章节自记忆中消失了，遗落了，但过去总是能给我们一些未来的指引。而细观某些人生活及命运的变化，尤其是一度大权在握之人，未尝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。

而细观某些人生活及命运的变化，尤其是一度大权在握之人，未尝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。

本书写的是个平凡的女人，但太多不平凡的事发生在她身上，非一本书可以道尽。我之有今天，全是拜朋友及许多亲爱之人之赐，对他们，我永远怀着一份感激。这本书要献给那些使我活得更意义的人，我将长记这份情谊。

古往今来，帝王走卒，英雄美人，总逃不过世局的惊涛骇浪，也逃不过岁月的痕印，只有浅度的深情，未尽的爱意最是使人荡气回肠。这本书算是我实践了我对一个人的久久诺言，因为他曾一再鼓励我写我的往事。

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是这本册子的几个环节，身边小事，家国大事是绳带，把这些环节穿串起来，是一个大时代的小故事。说大故事的人太多了，让我来为大家写一些小故事吧。

目 录

001——《往事知多少》序

万朵烟花忆旧游

003——我是家中最不听话的孩子

006——母亲

020——姐妹

024——外祖父廖凤书和他的《嬉笑集》

032——廖仲恺、廖承志、何香凝

035——陈纳德将军与我

054——八年之爱

056——夫妇之间

067——天上人间

077——送春曲

081——无题

085——婚事

093——我的老师

097——流亡

102——万朵烟花忆旧游

零乱茶烟

107——从上午茶到下午酒

111——下午茶

119——鸡尾酒

125——零乱茶烟

128——戒烟

- 130——谈服装
- 132——谈冷藏食品
- 134——苹果与美人
- 136——华盛顿的宾馆
- 138——南方作客

女人万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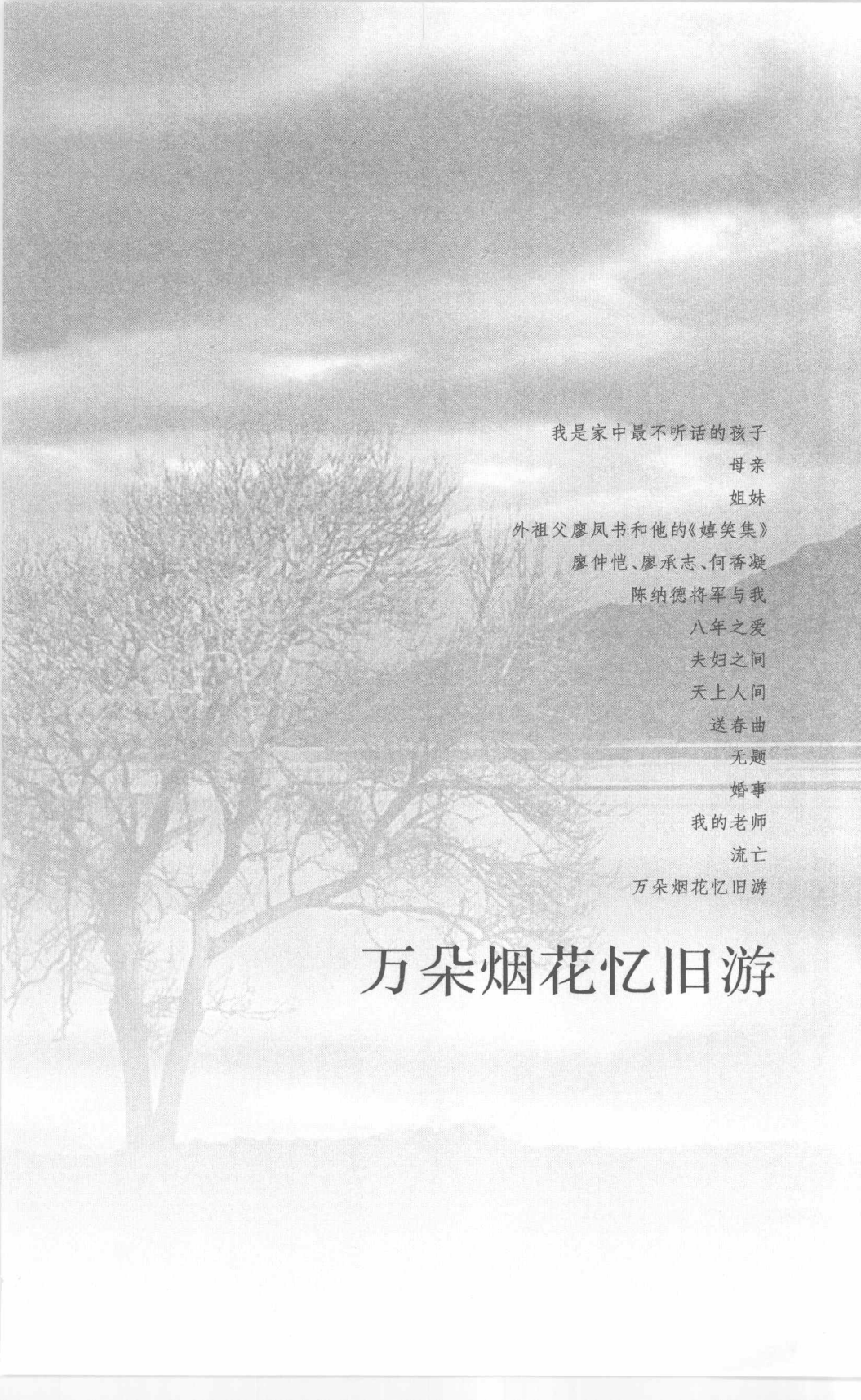
- 143——谈恋爱
- 145——谈人生与时间
- 147——要做一等女人
- 155——女人万岁
- 157——女儿入学记
- 159——母亲的烦恼
- 161——太太的假期
- 165——女人，女人
- 167——女书记
- 169——金家三姊妹
- 171——也谈里根夫人

旅美杂记

- 175——我的空中生活
- 186——美国西部之旅
- 197——吊古战场
- 201——火山国风情画
- 212——欧亚游踪
- 221——旅美杂记
- 237——东游琐记
- 241——好旅行的美国人
- 247——春天在华盛顿
- 251——华盛顿面面观
- 253——旅行者的自白

往事知多少

- 257——秋
258——美国的阶级制度
261——黑白之争在美国
269——美国的家庭
275——肯尼迪总统
277——高华德欠我一箱啤酒
283——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



我是家中最不听话的孩子

母亲

姐妹

外祖父廖凤书和他的《嬉笑集》

廖仲恺、廖承志、何香凝

陈纳德将军与我

八年之爱

夫妇之间

天上人间

送春曲

无题

婚事

我的老师

流亡

万朵烟花忆旧游

万朵烟花忆旧游

我是家中最不听话的孩子

我母亲名香词，适陈。祖父陈庆云，原籍福建，后来移籍广东。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，在香港算是大商贾。父亲是长子，赐名应荣。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，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，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，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，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，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。后来陈家得男，廖家得女，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为婚。

外祖父娶的是加州华侨女子，因为外祖父在清朝就出任外交官，在加州认识了一位侨领，而以女相许。据说外祖母只懂英文，回到中国，外祖父才延师为外祖母补习中文。但外祖父还是顺从了妻子的要求，让儿女们到英美去留学，这在民国初年是了不起的创举。

母亲和她的三妹被送到英国留学，母亲因为喜欢音乐和绘画，因此又到了意大利和奥地利。在英国母亲和一位贵族发生了感情，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事。当时外祖父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（那时两国还没有大使），便差人到欧洲把廖家的二小姐和三小姐接回古巴任所，并择定吉日举行婚礼，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终身大事。母亲本来不肯，后来外祖父与她约法三章，让她婚后再到欧美读书，父亲也是在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取得法学博士，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。之后，父母亲到了华盛顿，大概父亲还想拿一个博士学位，而我的大姊陈静宜就在华盛顿出生。这是陈家和廖家的第一个孙子，虽然不是男孩，但两家都非常兴奋，要父母亲立即回国，因为担心

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，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，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，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，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，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。

小夫妻不会照顾孩子。

父母亲回到北京时是二十年代初期，国民政府还定都在北京。就在父母亲回北京后不久，外祖父奉派到日本当公使。

我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。家人都盼望有一个男孩，但却又来一个丫头。

我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。家人都盼望有一个男孩，但却又来一个丫头。三姨和母亲同年结婚，她生了两个男孩，老二和我同年。但三姨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。据亲友和外祖父母告诉我，母亲和三姨在北京的外交圈中最为活跃，因为她们两人会说英、法、日、西班牙和意大利语，年轻的外交家最喜欢到廖家串门子了。外祖父的朋友中如：汪精卫、唐绍仪、梁启超、许崇智、许崇清、顾维钧、叶恭绰、罗文干、罗明佑及其他西方的外交家。较年轻的是叶公超，我们喊他叶叔叔，他和父亲也是好友，后来两人在北京办英文的《北京日报》。

一九三〇年初父亲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，并在北大教授英文，那时我们已迁到北京东城贡院一号居住。我到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上学，上学时坐黄包车，后来学会了骑脚踏车，每天就自己骑着自行车上学去。

一九八〇年回北京时，我对接待人员说要回到孔德小学看看，但孔德小学已改为六十七中学了。他们真是有办法，把我当年的小学教师李洁吾先生都找来了。他当时教小学二年级，文学修养好，对我的影响甚大，我之所以喜欢读书，正是受了他的熏陶。我和他通信甚久，直到离开大陆到台湾才断绝音讯。再次相见时，还真怀疑是一场梦。

父亲说我是家中最不听话的孩子，说我主意太多，因此对我有成见，不太欢喜我，所以常常找我的不是，为此我对父亲总是敬鬼神而远之。总而言之，父亲对我的一举一动就是看不顺眼。北京的冬天极为寒冷，每到冬天我就患伤风和咳嗽，有几次医生认为我可能有肺病，因为咳得紧。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又患大感冒，父亲跟母亲说：“这孩子真

麻烦，三天两头病，干脆把她送人算了。”也许父亲说话无心，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阴影，我想父亲不爱我，因为我不是个男孩。

陈家合该与男孩无缘，接着老三、老四、老五都是女孩。又过了四年，老六来了，仍是女的。老六也生于北京，那年我已是小学二年级。我还记得父亲把母亲送到医院后就回家等电话，并没有留在医院里陪母亲。母亲那年大概四十左右吧。一个女人生六个孩子，真是不易啊。

今年年初我到香港为母亲重修茕墓，母亲葬在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，当年这个地方还算清静，墓地是我和大姊两人挑选的，位于坟场前面中央，当时大概只花了一千港币不到（约合一千美金左右），现在可是万金难得的地点。因此，我要求云石公司把它重新改建。当年战乱，我们无依无靠，贫贱孤儿百事哀。今日子欲养而亲不待！奈何！

也许父亲说话无心，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阴影，我想父亲不爱我，因为我不是个男孩。

母 亲

母亲去世时只有四十五岁，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，可以说是很短暂的。但在这短暂的十五年中，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。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，她在病中，缠绵病榻，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。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，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，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，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。往事如烟，我也不愿多追问了。

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，长子不成器，可说是个败家子，为外祖父、母带来很多苦恼。

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，长子不成器，可说是个败家子，为外祖父、母带来很多苦恼。长女就是母亲。老三是次女，即沈觐鼎先生原配，年二十九岁即染肠结核，死于北平协和医院。老四是男儿，未成年即夭折。老五廖承鎣也做过外交官，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，五舅母名门望族，仪态大方，我对她印象很不错，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，另与韩国女人相好，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。老六是女儿，嫁与广东望族许崇清——许崇智之弟。许崇清曾任广东教育厅长，后任中山大学校长。于年前去世。许家儿女（即我的表姐妹、表兄弟，都在大陆）长大后与我家久不往来，也不通讯。老七是女的，现在何处不详。老八是男的，现在美国。老九、老十是女的，九姨嫁钱家，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，九姨住美国纽约，九姨丈刚去世。十姨现住加拿大，子女都非常上进。陈家、廖家都是大族，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我也数不清，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。

母亲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，婚事是由两家父母做主

的。祖父陈晓云与外祖父为莫逆交。父母的婚事是真正的指腹为婚。祖父从商，少年得志，三十几岁即任招商轮船公司经理，但三十六岁那一年因买香港电车公司，投资过多，大年夜债主临门，其他股东又推卸责任，祖父一时气愤，失望之余竟从四层楼的居所跳楼自杀。死后除遗有寡妻二妾外，还有父亲兄弟姐妹六人。父亲嗣云居长，时年方十三岁。祖母变卖田产、珠宝首饰还清债务后，把长子送到英国读书。父亲再回中国时已是牛津大学的法律系博士了。这些都是祖母曾氏亲自告诉我的。

父亲因为年少出国，在英美受教育，所以国学根底不深，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，当报纸编辑，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，总有点吃亏。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，上洋学堂，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，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一半洋人，连我的姐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。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，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，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。这是后话，以后再讲。

顺便一提的是二位也是廖家的历史人物，即外祖父之弟与弟媳。

我记忆中的廖仲恺的太太何香凝，我的母亲喊她二婶母，我们姐妹喊她二叔婆。抗战初期，她似乎很严厉，我们从北平逃难到香港，在香港读书，二叔婆从何处来香港我已记不清楚，总而言之，我记得我们晚辈无论年岁长幼都很怕她。当时母亲娘家在香港的亲戚很多，每逢喜宴或丧事似乎都是何香凝做长辈，她的一子一女也偶然出现。她的儿子是廖承志，当时似乎是中共的重要干部，女儿廖梦醒与一位李姓的中共党员结婚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据说那时他已在延安工作。廖承志我们喊他表舅父，他刚刚新婚，表舅母好像是经姓人家的小姐。每逢周末，假如母亲提议要去拜望二叔婆，我们姐妹就一定再三抗议，有时藉

祖母变卖田产、珠宝首饰还清债务后，把长子送到英国读书。父亲再回中国时已是牛津大学的法律系博士了。这些都是祖母曾氏亲自告诉我的。

以做功课或不舒服等等理由来推挡，因为我们实在最怕她的训话。

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，第一是关于我们姐妹受洗皈依天主教这件大事，母亲向二叔婆报告了。她是无神论者，为了我们入教这件事不但把母亲责骂了一顿，每次看到我们就说我们无知。经过这次的不愉快经验，我们更视她的门口为畏途。无论母亲如何教导我们要孝顺尊敬长辈，我们是死也不肯再去问安了。

经过这次的不愉快经验，我们更视她的门口为畏途。无论母亲如何教导我们要孝顺尊敬长辈，我们是死也不肯再去问安了。

第二件事是何香凝叔婆对于吃的问题非常重视。有一次她要所有的晚辈到她房里去做米饼，说是以备香港发生战事时，每家都不致缺粮。这种米饼，广东人都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那是出远门的人所带的一种干粮，是用米磨成粉，再加糖的一种混合物，在太阳或炉火中烤干后可以贮藏甚久。吃时既干且硬，以温水和之，可以当做米糊充饥，是抗战时避难者必备的干粮。当时我们年幼无知，对于这种总动员筹备干粮之举感到有点小题大做。但后来珍珠港事变，香港被日军侵袭，我们对于筹备干粮之意义乃有所了解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香港被日空军攻袭时，何香凝叔婆大概已到重庆去了。

她是母亲娘家的名人，特此顺笔一提。再谈何氏的一男一女。男廖承志现在还是中共的中日友好协会主席，听说患有心脏病，想来也有七十多岁了。我们见他时他尚在壮年，因为他行踪不定，忽隐忽现，所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。母亲告诉我们他在打游击。他很健谈，但绝不谈他的工作，只是天南地北说些无关紧要的事，尤其是喜爱同小孩子胡闹。我们虽怕他的母亲，对廖承志表舅则另眼相看。

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我们喊她梦醒表姨。她皮肤较黑，通常淡扫蛾眉。我记得她的文学根底很不错，还教过我几首诗，她很少谈她的私事，大家也很识相不问她。我的记忆中她有一个女儿，大概当时与我们姐妹年纪不相上

下,不过我对她的印象不深。香港在一九四二年被日本占领后,我们到大后方升学,长时间不得知一些亲朋辈的消息。我到了抗战快结束时才知道廖家全是共产党。

抗战后我到上海中央社工作,住在外祖父家。那时外祖父已将七十岁,他屡经世乱,一切都已看得很淡然。我很年轻,又不懂事,外祖父母大概八年住在沦陷区,生活全靠一些积蓄,我想他若肯为敌伪折腰,他也可以享受一番。最低限度可以到南京投靠汪精卫,但他没有这样做,因此晚境就比较凄凉。抗战胜利时大概他的积蓄已用得差不多了。我知道他在变卖古董,还有外祖母的首饰。三年后,我和陈纳德将军结婚,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援助,也算是对他们两老的一点孝心。可惜他们年事已高,后来又逃到香港,我和外子则去台湾,他们去世时我都未能随侍在侧,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在,奈何!

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,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。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,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,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,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,可惜的是,它并不是一条双车道或互惠的。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,多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。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,可能也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。

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。小时候,我和父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父女之情,甚至可以说,幼时父亲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,仿佛我根本不认识他似的。后来自己年龄大了,为妻为母,方体会到我当时许多观念实在幼稚,可能甚伤父心。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,我虽只少龄,已饱受战乱之苦,很自然的,我认为我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。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,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恼,教训我们要节省用钱。母亲比他达观豪爽,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。外祖父家里,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事。父亲则一生坎坷,经常为钱发愁;在这种情

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,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,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,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,可惜的是,它并不是一条双车道或互惠的。